

瑶族“文字歌”的文化传统及当下意义

何红一 王 平

内容提要： 从歌谣学、文字学角度，解析瑶族“文字歌”三大构成在文化娱乐、文化传习、文化创造上的功用，阐释瑶族“文字歌”文化传统的当下意义：提醒人们重新认识瑶族与汉字的关系，重新认识各族民众与文字的关系，重视发挥传统“文字歌”在当代社会生活中的作用。

关键词： 瑶族“文字歌” 文化传统 文化娱乐 文化传习 文化创造

瑶歌具有民间文学所共有的集体创作、口头流传特性，以口传为主，但也不乏借助手抄本形式，由懂得汉语的师公、歌娘和歌手们用汉语夹杂着瑶用俗字的记录方式流传。瑶族手抄歌本极其丰富，其中有一类与文字直接关联的歌谣，可称之为“文字歌”。它或出现在长歌套曲里，或出现在盘歌互答中，或直接以短小歌谜现身，生动展示瑶族在文字运用上的集体智慧和创造才能。本文拟通过对“文字歌”的构成解析、对其文化功用的探讨，来阐释瑶族“文字歌”的文化价值以及它与当下民族文化建构之间的关系。

瑶族“文字歌”构成解析

瑶族过去没有自己的文字，但这并不影响瑶族使用文字和运用文字进行文化创造。瑶语与汉语同属汉藏语系，在语言类型上同为词根语形态，且同源词多，音韵相似，语法形态相近。这种语系上的亲属关系，自然使瑶族对汉语有认同感，很容易直接将汉字拿来改造和使用，使之成为瑶族传统社会主要的交际手段。

1.“字形歌”

“字形歌”是以描摹字形为对象的民间歌谣。广西全州东山瑶族乡婚仪坐歌堂时的“陪花歌”，就有这样一首《字形歌》：一字写来像把枪，二字画短一画长。三字写来两画短，四字两点肚内藏。五字写来盘脚坐，六字三点站四方。七字写来左脚搭，八字撇拉(捺)八两旁。九字写

来金钩挂,十字写来像把钹。十字形歌唱几句,凑个热闹来陪花。^①

湖南江华瑶族也有一首“十字歌”:一(乙)字写来像条龙,你看从前赵子龙;长坂坡前他救主,千军万马逞英雄。二字写来像条沟,周瑜用计夺荆州。孔明八卦算得好,害死周瑜上高丘。三(叁)字写来像楼台,无情无义蔡百错,多多拜上赵氏女,衣襟兜泥垒坟台。四字有口又无门,你看从前许汉文,那时水淹金山寺,法海救他命长生。五字写来背又弓,元霸抛锤打雷公,天下算他是一将,铜锣落地命归终……^②

广西桂北丧葬仪式歌中的“哭丧开堂引歌”中也有类似的“十字歌”。^③

这类数字歌或用比喻、象形、拟人、拟物等修辞手段,描摹十个数字字形,或先用起兴句描绘字形,再引出民众对历史故事和历史人物的讲述与评价。其共同点都是用“十唱”套路,从“一”唱到“十”,歌序排列生动有趣。值得注意的是歌中的异体字、俗字的运用,比如“一”“乙”互用“三”“叁”置换。正因为如此,才有“一(乙)字写来像条龙”“叁字写来像楼台”(“叁”与楼台之“臺”外形相近)之类的句子。其中不规范的汉字解读和认知途径来源于瑶族民间的智慧,也正好说明民歌姓“民”的特性。

2.“拆字歌”

所谓“拆字”,是利用汉字笔划或部首交错的结构特点,对汉字进行拆解和组合而形成的文字游戏。早在唐代,以《四字歌》命名的“拆字歌”就现身于瑶族《盘王大歌》中,随着瑶族的迁徙广为流传,为后世同类歌谣之滥觞。瑶族婚礼对歌“坐歌堂”,亦有对唱“拆字歌”习俗。

① 一笔写成尸字,两边尸变成門,門字肚里安开字,请动主人开大门。开开大门留俅^④进,留俅进屋趁歌堂。

② 一笔写成草字头,人字写来在中央。木字写来脚下站,同伴接下主人茶。

③ 一笔写成是火字,西字写来右角安,土字写来脚下站,金童玉女奉烟来。

④ 一笔写成半边口,用字写来脚边安。走字打行脚下过,今夜酒筵来通杯。

⑤ 一点一横长,三步楼梯架到墙。大口肚里安小口,今夜酒宴第一高。

⑥ 一笔写成是木字,卜字写来在右头。早字写来脚下站,起动主人收开桌。

⑦ 門字肚里安市字,同伴如如闹歌堂。

⑧ 另字扎刀别了姐,良字女边离开娘。^⑤

① 农学冠、李肇隆:《桂北瑶歌的文化阐释》,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年,第217页。

② 彭式昆:《江华民族民间歌谣集》,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9年,第232-233页。

③ 农学冠、李肇隆:《桂北瑶歌的文化阐释》,第326页。

④ 俅:la,瑶语,小伙子之意。

⑤ 参见奉大春、任涛、奉恒陞《平地瑶歌选》,长沙:岳麓书社1989年,第141-151页。

以上歌段分别通过字形拆解,把汉字的结构、形态、内涵生动地描绘出来。其中①将繁写的“門”字,拆成两个门扇,“尸”读“e”(軛)音,^①是个瑶用俗字,两“尸”成一門。用“門字肚里安开字”来猜射“開”字;同样②则用“門字肚里安市字”,来猜射“鬧”字。同时,“请动主人开大门……留俚进屋趁歌堂”“同伴如闹歌堂”句,也描绘出瑶族开门迎客,设宴对歌的热闹场景。

⑧用“另”“丿”和“良”“女”分别拆解“别”“娘”二字,句子中也透露歌堂散场时恋人间难舍难分离的心情。②用“艹”“人”“木”拆解“茶”字,③用“火”“西”“土”拆解“煙”字,同时也表现瑶族歌堂对歌时用茶、烟招待歌友的好客习俗。与“字形歌”一样,拆字歌也体现出歌者在汉字使用过程中敢于变通,用俗字来拆分构字的机智。

3. 字谜歌

字谜歌是用歌唱形式来猜射文字的益智游戏。瑶族民歌中的盘歌和以歌斗智传统,孕育了谜歌的产生。前面所举的“字形歌”“拆字歌”,其实都已具备了字谜的因素。只需稍加转化,添上谜底,用于猜射游戏,遂成字谜歌。请看一组湖南八都平地瑶字谜歌^②。

①一点写来一横长,二点写来口四方;上面又有五官坐,下面双口讲文章。

②一对鸳鸯平排飞,一个瘦来一个肥;一年只能来一转,一个月里来三回。

③东边人买白丝线,西边人买白花丝。人买八块去得早,我买十块去得迟。

④言是青山不是青,两人土上说原因;三人寻牛牛无角,草木丛中有一人。

⑤二人共凳不出头,丁字脚下打绣球;一人就把绣球遮,柑子树上结石榴。

其中歌①,运用拆字法,将言字旁拆解成“一点一横长”“二点”“口四方”。再将右边的“吾”拆解为“五官坐”的“五”和“双口讲文章”的“口”,合起来为“语”字。其中对笔划的描述,也有不够准确之处。例如“二点口四方”,应为“二横口四方”,但由于是民间文学,只求大概,不必细究,也不为错。

其中歌②运用了拟物法和诡词法。把数字“八”比作一对平排飞翔的鸳鸯,并用“一个瘦来一个肥”,暗示“八”在书写时粗细不一的特点,这就是拟物。接下来两句“一年只能来一转,一个月里来三回”,用诡词法提供猜射条件:一年之中只有“一转”,暗示在一年中只有一个“八”月;而一月之中“来三回”则暗示在一个月时间内,有三个“八”日,即八日、十八日、二十八日。这种指东道西,自相矛盾的制谜方法,就是诡词法。既提供出些许蛛丝马迹,为猜谜者指出思考线索,又进一步误导对方,将其引入歧途。歌③谜底为“樂”字,这里也运用了拆字法。将“樂”字的上半部分拆解成糸、白、糸;下半部分的“木”字拆分为“八”和“十”字。整首谜

①“尸”读“e”(軛)音,门扇意,两“尸”成一門。“尸”字读音为《平地瑶歌选》作者之一,湖南江华民宗局任涛(瑶族)先生指点,在此深表谢忱!

② 参见彭式昆《江华民族民间歌谣集》,第261-265页。

语还用了叙事手法,讲述“东边人”和“西边人”分别去买“白丝线”和“白花丝”,“去得早”的人买得便宜,“去得迟”的人买得贵的小故事,使谜面听起来津津有味。

歌④和歌⑤为蝉联字谜。谜面互相关联,环环相扣,破其一字,则势如破竹,其余谜底很容易被一一破解。歌④“言是青山不是青”,“言”加青山之“青”为“请”;“两人土上说原因”,提示“土”字上面有“两人”,为“坐”字;“三人寻牛牛无角”中的“三人寻牛”暗示出“奉”字的字头结构;“牛无角”,“牛”字没有角,可以猜射为“奉”字的下半部分结构。上下合起来为“奉”字;最后一句“草木丛中有一人”,隐射“艹”和“木”之间有一个“人”字,即为“茶”字。四句诗构成的谜底为“请坐奉茶”。歌⑤首句“二人共凳不出头”,“二”与“人”的组合,又不出头者为“天”字;“丁字脚下打绣球”为“丁”字下面加一点,是个“下”字(“丁”字缺勾,为不规范写法),用了拆解加象形的手法;“一人就把绣球遮”,“一人”为“大”,再加上一个“绣球”,即“一点”,遂构成“太”字;“柑子树上结石榴”,“干”与“柑”谐音,用“干子树”代替“柑子树”,“结石榴”用了象形法,将“干”字左右加上两点,变为“平”字。谜底为“天下太平”。

谜底巧妙拆解出字形,再现了汉字的形象性。其中“丁字脚下打绣球”“柑子树上结石榴”,将汉字的基本笔画点比喻为“绣球”和“石榴”,形象生动地描述了字形,又表达了瑶乡风情和老百姓朴素的生活理想。同时,四句七言构成的歌句也朗朗上口,带来听觉上的美感,让人过耳不忘。

瑶族“文字歌”的文化功用

瑶族“文字歌”的文化功用,主要表现在文化娱乐、文化传习、文化创造上。

1. 文化娱乐

人类的生活少不了娱乐和消遣。饱含着“游戏精神”的民间文学,从古到今,一直是民众生活的开心伴侣。游戏是为了体验游戏本身的乐趣,是自由的活动,贯穿着娱乐性和快感体验。席勒也说过“只有当人在充分意义上是人的时候,他才游戏;并且,只有当人游戏的时候,他才是完整的人”。^①歌唱与猜谜就是民间文学中最具娱乐性的形式,也是民众生活中非常人性化的精神消遣方式。这里所指的“游戏精神”不同于现在市场化倾向影响下所流行的所谓“娱乐化”“庸俗化”。瑶族生存环境恶劣,不断迁徙流离,生活中的艰辛需要用歌唱娱乐的方式来调节,以维系精神上的平衡。“不唱山歌心好慌,好比家中断了粮;家中断粮吃野菜,嘴不唱歌断肝肠”^②。瑶族祭祀祖先盘王,通常是一个盛大而漫长的过程。除了请神等仪式歌曲外,

① 席勒:《审美教育书简》,冯至、范大灿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76页。

② 农学冠、李肇隆:《桂北瑶歌的文化阐释》,第9页。

还需要穿插一些轻松、调侃和益智方面的歌调来调节气氛和愉悦身心。在婚丧礼仪中,也需要用歌唱来营造气氛和疏导情绪,拆字猜谜歌应运而生。

“文字歌”的娱乐性来源于字谜引人入胜的游戏规则。《文心雕龙·谐隐》:“谜也者,回互其辞,使昏迷也”,“义欲婉而正,辞欲隐而显”。^①谜是让人动脑筋来猜的,既要使人感到有难度,百思不得其解。又要提供线索,启发思路,引导破谜者穷追不舍地去探寻谜底。好的字谜,初看使人“昏迷也”,感到“山重水复疑无路”,产生浓厚的审美期待,经过一番冥思苦想后,获得“顿悟”,心情豁然开朗,享受到“柳暗花明”的精神愉悦,获得心理上的满足。“谜语是各民族感受语言魅力,满足好奇天性的文字游戏。谜语带着欢快的心情、发散的联想抒发对事物的观感体验和见识,并以垂询的姿态寻找和等待玩伴。它既有守口如瓶天机不可泄露的骄傲与矜持,又有迫切的渴望不耐寂寞的期待和顾盼。二者构成巨大的张力,使谜语拥有无穷的吸引力,‘谜’惑着我们。”^②瑶族“文字歌”充分体现作者对汉字结构揣摩的睿智,故意设置猜射障碍,又运用指东话西、谐音别解、模糊概念等方法,制造显与隐的矛盾,将人引入歧途。增加了谜面与谜底的距离,令人费解与玩味。

瑶族“文字歌”的娱乐性还来自于它的互动性。俗话说,一个巴掌拍不响。“文字歌”的歌唱需要回应和破解,虽取材短小,但不乏绘声绘色,勾勒出趣笔趣事,构成小谜歌中的大手笔,将民间文学的娱乐性发挥到极致。看似轻松的盘歌和应答中,既有设谜方的挖空心思和巧设陷阱,又有破谜方百思不解的焦虑和一旦射中谜底,验证智力的快感。紧张疲惫的身心得到放松,何乐而不为?

2. 文化传习

民间文学一个最大的功能就是“寓教于乐”。作为识字游戏的“文字歌”,这一功能格外明显。因为单纯的娱乐是不存在的,“文字歌”的演唱,在娱乐之后总会带给人们某种思索和启迪,收获认字习字解字的乐趣。

“文字歌”的“寓教于乐”功能首先在于化难为易,趣味教学。清代文字学家王筠曾说过:“人之不识字也,病于不能分。苟能分一字为数字,则点画必不可以增减,且易记而难忘矣”^③。提倡将笔画繁多、结构复杂的汉字拆分为数个独体汉字,使汉字识读由难变易。“文字歌”的作者谙熟汉字拆分道理,运用拆分识字结构成歌,使汉字的结构在游戏中烂熟于心。“文字歌”均为歌谣体,可吟可唱,异文繁多,并形成固定套路,例如“一笔写成是某字”“一字写来……”“哪字写来……”“一点写来……”,朗朗上口,易传易记,也大大降低了习字的难度。“文

① 刘勰著,周振甫注《文心雕龙注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160页。

② 王燕:《谜语策略及认知机制》,《哈尔滨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

③ 王均:《文字蒙求》自序,北京:中华书局影印,1962年,第3页。

字歌”的演唱,都是在还盘王愿或婚丧仪式中进行的,不需要另设歌唱语境和习读空间,“教育即生活”,歌堂即课堂。把原本严肃的教学融于生动的民俗情景中,在有意无意之间,进行情景式的认知学习。春风化雨,润物无声,在完全宽松自由的状态下进行汉字文化的普及,而不是居高临下的教训和强制命令,更不是灌输,这种自然状态中的歌唱教育,是“寓教于乐”的最高境界。

3. 文化创造

“文字歌”从常见的文字中重构、演绎出新的文化内涵,体现了瑶族在参与“说文解字”、修辞比喻、俗字创造等方面的聪明才智,是一种非常可贵的文化创造精神。

文字的创造,并不像有些人理解的只是文人墨客、士大夫的专利,也可以是山野村夫、农妇孩童参与的精神活动。老百姓不是只知道春种秋收和柴米油盐的泥腿子,作为文化的创造者,他们的社会知识面也相当丰富。其中的佼佼者,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及人事,加上年复一年歌场的实战演练和实践熏陶,个个出口成章,满腹文才。瑶族与壮族一样,喜好作歌,歌成后先抄成范本,供奉后珍藏。歌本历来是当地民歌流传的重要载体之一。加之年复一年的歌场对歌熏陶,培养了歌手们的汉字认读水平。唱着这些歌长大的人们,其汉字修养和认读水平都不可小觑,有时候当地汉族都不敌。

汉字的魅力体现在使用和创造之中。汉字中 95% 以上是合体字,偏旁有千余。汉字的笔画和偏旁部件的可拆分性为汉字字谜的形成提供了必要条件。汉字的可拆分性使汉字的重构呈万花筒效应,变幻无穷。利用汉字的形、声、意,加入编者的经验和感受,来实现汉字的拆解与转换,给予该汉字从内涵到外部结构的重新建构,这实际上也属于一种文化创造。瑶歌中的拆字游戏,不拘“六书”,既有按常规结构、部首、笔画的拆分,也有反常规的拆分。商承祚释“天”为指事字,因“天在人上,故绘人形在后,作一注或两画一画以指其处,只求表现其意”^①。而瑶歌中的“天”被解读为“二人共凳不出头”,或“二人并排不出头”。因为瑶歌的功用主要是娱人娱己,寓教于乐,而不是科学考证。故而在对汉字的解读上发挥了巨大的艺术想象,天马行空,无拘无束,丰富了汉字形象的内涵。

瑶族“文字歌”的文化创造,还体现在歌中所呈现出的审美情趣上。民间艺术是民众智慧与美感的结合。“中国自古就有许多由‘趣’组成的审美范畴,像雅趣、俗趣、天趣、奇趣等,这些趣味形态内涵不同,各具风韵,体现着一种独抒性灵的智慧和快乐,每一种趣味形态,都以其独特性造就一种魅力,它能给人以异乎寻常的体验,而这体验又能让人快意于心。”^②瑶族

① 商承祚:《甲骨文字研究》,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 年,第 163 页。

② 徐放鸣:《审美文化新视野》,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年,第 64 页。

“文字歌”传达的是带有民间美学趣味的情感体验,这种美学趣味可概括为以下“三趣”。

其一是天趣。“一笔写来是三字,中央一站便成王。王字镶边是田字,田字过头就是由。由字过尾成申字,两头提划便成車。車下走耳成連字,連字連城好唱歌”^①。这首添笔歌发挥孩童般的想象力,一句一字,不断添加,在游戏中巧设语言连环,变化文字戏法,又显得自然天成。

其二是奇趣。好奇之心人皆有之,好奇是人类审美期待的原动力。“文字歌”对汉字采用不规范的破解方式,或绕弯子说话、或随性附会、或巧设关节,制造误读和歧义。这些都突破了人们的惯性思维,反映出谜者出奇制胜的认知心理,构成幽默诙谐的修辞效果,使人开心快意,达到一种精神上的满足。请看以下对唱:

女:上也勾勾挂,下也挂勾勾;中间打一棍,满地血流程。

男:昔日孟母择邻处,三次搬家为孟家;孟子成为大文豪,母教儿孙方法佳。^②

这是一段五言和七言的谜歌互答。“妹”巧设谜局,将“子”字喻为上下两个勾勾的物体,酷似一个“了”字,但中间被拦腰打了一棍,带来“满地血流”的后果。“中间打一棍”,既拆解出“了”字加一横的外形,又是导致“满地血流”的原因,引出“皿”字的出现;由于被打了“一棍”,“血”少了一撇,“皿”字遂成。短短四句歌,紧扣谜底“孟”字做离合解构,一石双鸟,出奇制胜。“哥”的回应也很巧妙。不仅深谙字形,还能引申出与“孟”字相关的历史故事,可谓才思敏捷。歌中出现的“上也勾勾挂,下也挂勾勾”句式,形式上循环往复,妙趣横生。

其三是俗趣。相传南宋女词人朱淑贞有首著名的《断肠谜》:下楼来,金钱卜落;问苍天,人在何方?恨王孙,一直去了;骂冤家,言去难留;悔当初,吾错失口;有上交,无下交;皂白何须问;分开不用刀;从今不把仇人靠;千里相思一撇消。^③

这首诗与前文所引瑶族“字形歌”一样,都将一至十这十个数字作为猜射和描摹对象,但是两者在文化趣味和审美取向上,有着天壤之别。瑶歌所用的是口语,浅显通俗,联想丰富,讲述的是众所周知的历史文化故事,抒发的是大众情怀。朱诗为书面语,工整精致,浅唱轻吟中掩不住才情四溢。运用文人灯谜中的减笔格,抒发的是怨妇之情。

瑶族“文字歌”的创造性,还在于形成了一套别致的抒写与歌唱形式,既是“寓教于乐”游戏精神在瑶歌中的体现,又显示出瑶歌叙事套路的独创性。例如同是“一笔写成是某字”开头,可组成以下不同的“文字歌”:

一笔写成是木字,米字写来右边安,女字安在米脚下,同伴来到新娘楼。

一笔写成是木字,王字写来右边安,燕子衔泥枉费劲,歌情逢娘枉费心。

① 奉大春、任涛、奉恒陞:《平地瑶歌选》,长沙:岳麓书社,1989年,第133页。

② 农学冠、李肇隆:《桂北瑶歌的文化阐释》,第82-84页。

③ 转引自刘华明、郭运河:《新编中国大百科全书》第2卷,北京:印刷工业出版社,2001年,第702页。

一笔写成是木字,人字写来右边安,母字写在人下头,知姐杨梅落哪方?
一笔写成是木字,目字写来在右边,心字写来脚下安,今夜歌情想在心。
一笔写成是木字,寸字写来右边安,望姐歌情留下俵,望姐歌情留俵村。
一笔写成是木字,弟字写来在右头,木字弟字并排站,几时踏上姐胡梯。
一笔写成是木字,豆字写来在中央,寸字写来右边站,空挂鸟笼在“榭”头。
一笔写成三江水,乌云肚里八八飞,木字写来脚下站,海水鲤鱼离水深。
一笔写成三江水,又字写来在中央,佳字写来右边站,同伴受缠姐滩头。
一笔写成三江水,工字写来右边站,工字受逢三江水,隔江看见难得逢。
一笔写成三江水,小字写来在右头,月字写来脚下站,有福逢娘无福消。
一笔写来是言字,土字写来右边安,寸字写来脚下站,诗歌拆字姐聪明。
一笔写来是言字,主字写来右边安,月字写来脚下站,几时同伴请行娘?^①

在固定的套路中展开变化,分别解构出“楼”“枉”“梅”“想”“村”“梯”“榭(樹)”“深”“滩”“江”“消”“诗”“请”等字,和而不同,相映成趣,具有独特美感。此套路还可以无限地编唱下去,充分展示歌手们以口代笔,妙“笔”生花,即兴编唱才能。

瑶族“文字歌”的当下意义

瑶族“文字歌”的个案提醒我们在当前的文化建设中,有必要重新审视如下问题。

1. 重新认识瑶族与汉字的关系

汉字是华夏民族的杰出贡献,是中华各民族的共同财富。它不仅对汉族文化生活产生着巨大影响,对少数民族文化生活以及世界文化也产生着巨大影响。汉字是民众的创造,汉字只有在不断使用中,才能焕发出生命活力。瑶族与汉字有着特殊的关系。这种关系的形成,除了瑶族固有的对歌习俗与歌堂传书传统外,还得助于道教的传播。宋代传入瑶区的道教,其传播载体主要是汉文经书,一般瑶族男子到了成年时期都要由瑶族师公、道公举行“挂灯”受戒仪式。“挂灯”、受戒时除师父秘授仪式与法术外,抄写师父传予的汉文经书,便是一大功课。先由师父逐字逐句逐篇教念教写,经过一段时间,直到把全部经书念熟抄下方算结业。云南蓝靛瑶“度戒期间,受戒者住在度师家中,……由师父传授各种宗教仪式和课目,学到一定程度后,可自己回家念诵经书,念完 18 本后,度戒才算结束”^②。这些经书也就成为瑶族可读汉文的教科书。在瑶乡,男性青年即使没有机会进学堂,也能通晓汉字,甚至有着较高的汉文

① 此处引文参见奉大春、任涛、奉恒陞:《平地瑶歌选》,第 135-200 页。

② 黄贵权:《瑶族——河口瑶族乡水槽村(云南民族村寨调查)》,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 年,第 163 页。

化修养。瑶族为了传播本民族传统文化,对后代进行历史文化教育,也会通过宗教拜师途径和乡学、自学方式接受汉字扫盲。部分瑶族迁徙到东南亚和欧美以后,也将这种崇尚文化的风气带出国门。在老挝、泰国和欧美,瑶人都曾编汉文启蒙课本,在族人中传授本民族历史文化。所以,尽管现在客居他乡,但仍珍藏祖宗传下来的汉字抄写而成的经书和歌本,不少人还能认读。“文字歌”的出现,非一日之功,是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的。

2. 重新认识各族民众与汉字的关系

汉字究竟是汉民族所创,还是各民族共创?持汉字“是汉人创造文明的工具,是汉民族智慧的结晶”^①的观点,仍有一定的代表性。瑶族“文字歌”从一个侧面展示出少数民族在汉字构成和运用上的贡献。瑶族同胞使用的俗字,像𠂔、满、𣎵、𣎵、通等,都记录在生动有趣的“文字歌”中,代代传承下来,反映当地丰富的语言资料,为汉字系俗字补充了珍贵字例,为研究俗字的构造理据提供了鲜活的样本,将有益于瑶族方言俗字研究,为少数民族认知科学理论的建立提供语言样本。

在中国民歌中,“文字歌”只是一个很小的类别,微不足道,容易被忽略。“文字歌”的研究也属于薄弱环节,尤其是少数民族的“文字歌”,更是弱中之弱,这与社会上的偏见有关,一方面传统观念鄙视文学艺术的娱乐性,否认艺术的“游戏精神”;另一方面对民众“舞文弄墨”,从事文字游戏的资质持怀疑态度,这都影响着“文字歌”的搜集、抢救与研究。故建立包括少数民族拆字歌、字谜歌在内的中国民歌或中华字谜库,对保护中国民歌与字谜文化的多样性,有着重要意义。汉字之所以博大精深,精彩纷呈,毫无疑问,少数民族作出了应有的贡献。从少数民族“文字歌”中总结汉字在少数民族方言中运用的特殊规律,为汉字文化在不同族群中的传承和运用提供借鉴,为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提供有力依据。

3. 发挥传统“文字歌”在当代社会生活中的作用

民歌历来都是民众的开心伴侣,养心良药。任何时候,只要唱起民歌,就会忘却烦恼。“文字歌”有极大的娱乐性,具有趣味之美、修辞之美、诗性之美与智慧之美,是民歌中的珍贵品种,值得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过程中,认真地加以总结和发扬光大。

现代社会对娱乐、休闲的要求比传统社会更为迫切。作为民歌的一种,“文字歌”用智慧建构汉字迷宫,供民众劳动之余斗智逗趣,娱情怡性,恢复身心活力。它的几大传统功用:游戏、欣赏、教育、创造都可以在现代社会人群中继续发挥作用。瑶歌“文字歌”寓教于乐,既能放松心情,又能普及汉字文化知识,使民族文化得以延续。这种方式也适用于现代不同层次的汉字教学。

① 李纯甫:《汉字体现的汉人自然观念及原始崇拜》,《抚州师专学报》1992年第4期。

瑶歌“文字歌”所体现的文字传统为瑶族新文化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

新文化建设是一个逐步积累、持续发展的过程。任何民族文化的发展,都离不开传统文化的根基。“一个民族的精神和文化素质固定由某一种文字形式来体现,在长期的历史承袭过程中形成一种习惯势力,使这种文字成为该民族文化特点之一,成为该民族传统文化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文字的文化特质既体现在文字形式本身之中,也体现在用该种文字所记录的文献之内。”^①瑶歌“文字歌”及其文化传统,体现了瑶族人民在统治阶级文化垄断和文化压迫下,争取文化自主和文化平等的积极抗争精神。瑶族历史上不断迁徙,居无定所,又经常受到迁徙地文化的冲击,保留祖先传下来的文化尤为重要。瑶族保留民族文化的方法除了口传心授外,还借助于汉字的书写习读,将民族记忆用纸笔传抄下来,使本民族历史不至于在颠沛流离的迁徙中流失、中断。“文字歌”就是他们在被剥夺接受正规文化教育权力的条件下,自我教育,文化自救之良方。

“文字歌”虽然可以书写出来,借助抄本流传,但它的本质是属于人民大众的。通常是为“唱”而写、为“传”而写、为“记忆”而写,而不是相反。在形式上它以歌体形式呈现,比之散文体字谜更有优势,更利于流传。借助文字的书面载体,瑶歌也获得更为丰富的传承传播范式,超越时空局限,流传得更广泛、更久远。

(何红一,中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王平,《中南民族大学学报》编辑部)

【责任编辑:毛巧晖】

^① 张公瑾:《汉字的文化属性》,《民族语文》1999 年第 1 期。